

恩楷探索家系列

親歷阿富汗前線

Afghanistan 見證 21 世紀第一戰

陳俊鋒・戚恒／著

恩楷探索家系列

親歷阿富汗前線

見證 21 世紀第一戰

陳俊鋒・戚恒／著



恩楷出版

右頁：世界地圖中的阿富汗

〔摘自美國國家地理學會出版的 *National Geographic Maps- The World Political*〕

恩楷探索家系列

親歷阿富汗前線

見證 21 世紀第一戰

作者／陳俊鋒・戚恒

企畫／時代楷模傳播公司・王子居

編輯／胡弘才・陸萍華

電腦製版／加斌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恩楷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北市業字第1445號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五段236巷45弄9-1號

電話／02-87882075 傳真／02-87883804

郵撥／帳號：19177509 戶名／恩楷(股)公司

店銷代理／成信文化公司 電話／02-22496108

出版日／2002年2月第一版

ISBN／957-30855-8-5

定價／新台幣280元〔平裝〕



這是一本熱門新聞話題書、是攝影集、是報導文學、是遊記、是田野記實；作者是兩位在 911 事件後親赴阿富汗北方聯盟與塔利班對峙前線的大陸新華社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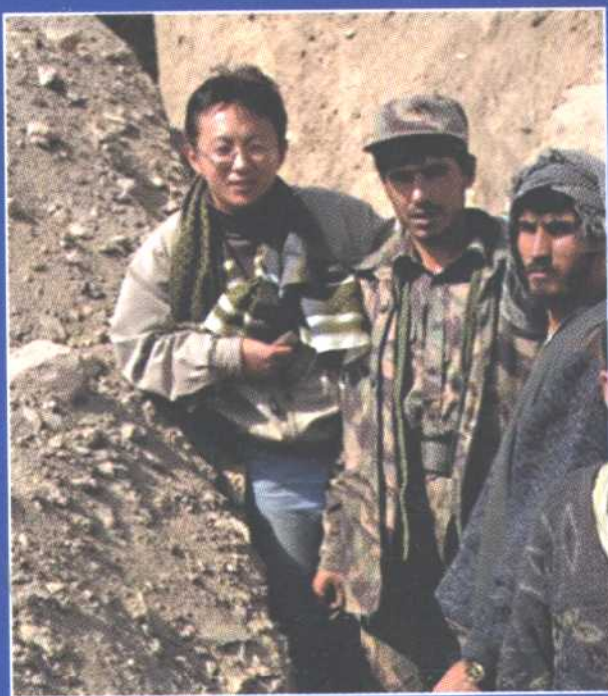
撇開政治方面的隔閡與歧見，大陸的專業新聞工作者在普世的人文精神、人道關懷及文化認同等方面，與本地的華文讀者們仍是有許多共通語言的，這樣的共通性是遠超乎我們習見的美歐來源的新聞媒體的。

跳脫開電視中傾洩而來的 CNN 畫面、重複再重複的通訊社新聞稿、連珠炮似的主播口白，這本書平實的文字和鏡頭猶如身處前線的子弟、兄長的書信般親切而率真，洋溢了年輕人親歷戰場的亢奮熱情和悲憫胸懷；也讓阿富汗這一舉世矚目的國度和她的人民對廣大的華文人口不再像是遙遠的天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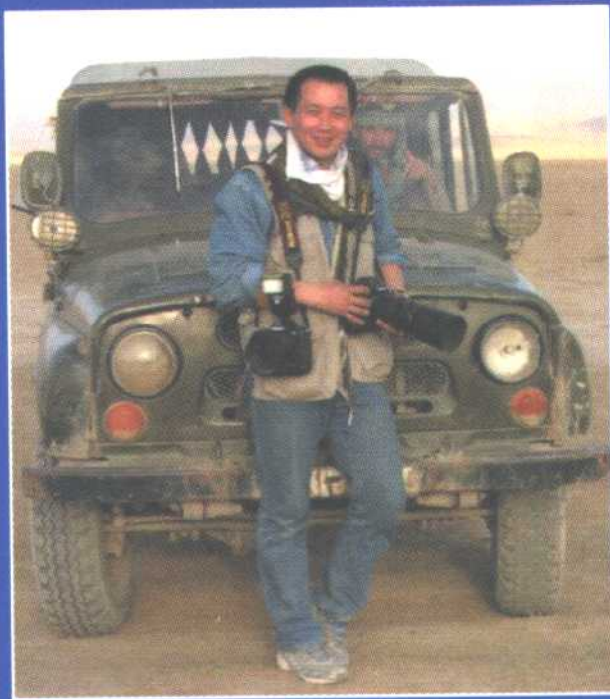
誰該讀這本書——關心時局、關心世界走向、關懷受苦災民、具有國際視野的讀者們，以及新聞系學生和新聞工作者。



走在廢棄蘇聯坦克炮管上的阿富汗青年說：「自由是我們過去的目標，現在我們的目標是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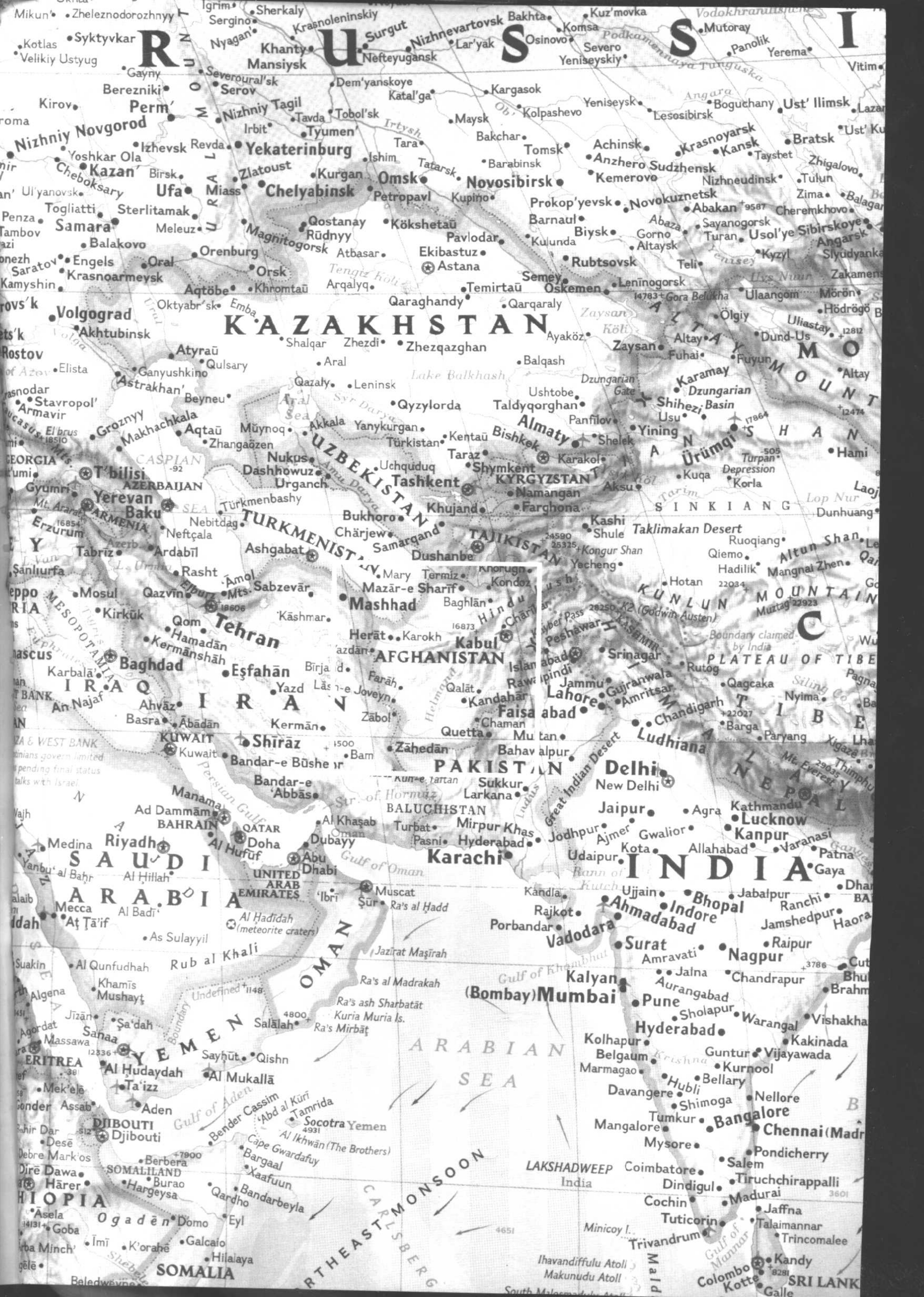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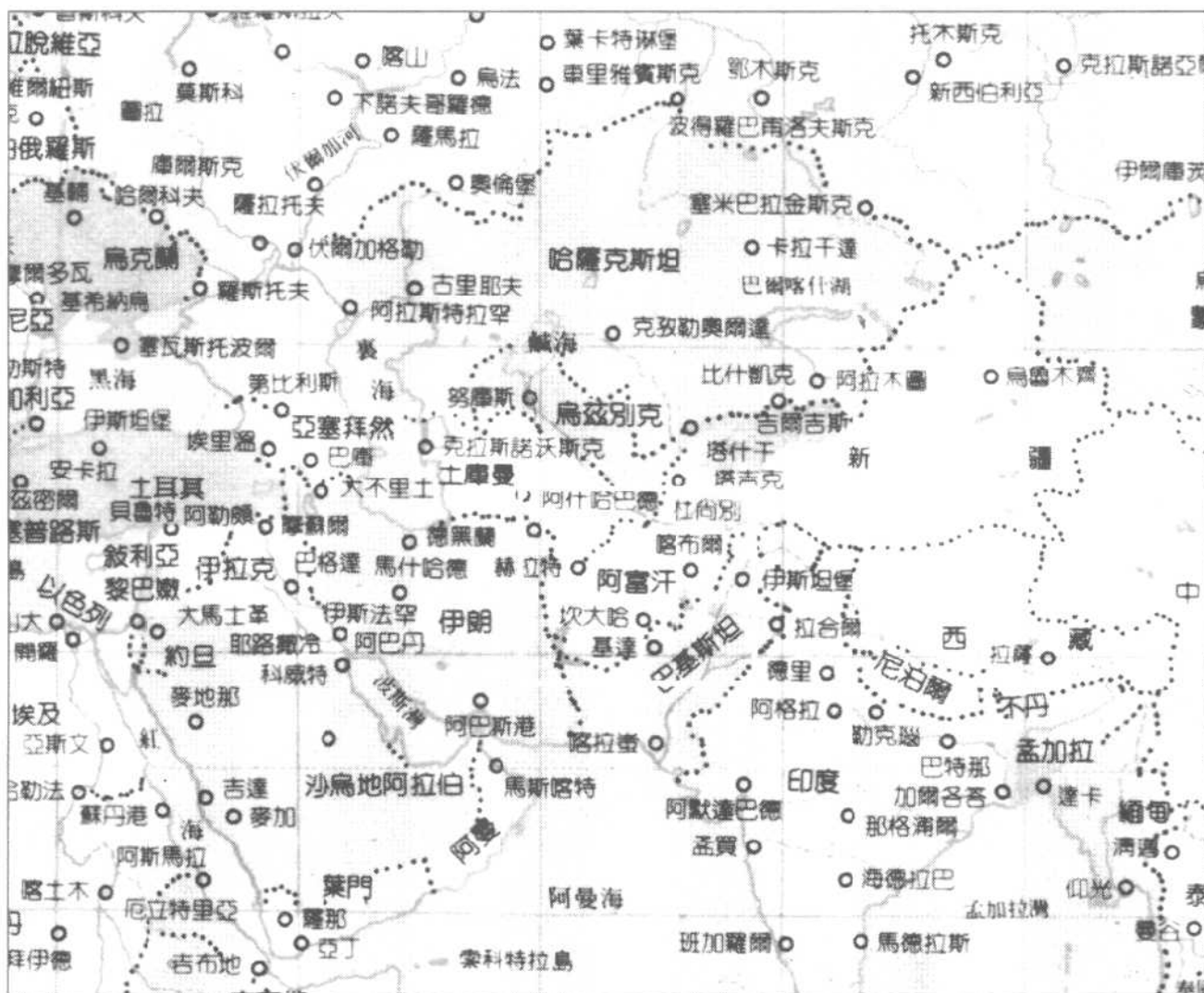
陳俊鋒 1967年3月生於浙江杭州。1989年畢業於廣州外國語學院西方語言系。1989-91年就讀於北京中國新聞學院獲新聞採編第二學士學位。1991年8月進入新華社。1996-98年在新華社駐阿拉木圖分社工作，目前在新華社國際部東歐中亞新聞編輯室工作。



戚恒 1970年12月生於蘭州。1993年蘭州大學新聞學系畢業，同年到新華社新聞攝影部新聞中心任圖片編輯，1998年任採訪中心攝影記者、突發新聞快速反應小組成員至今。

出版策劃・執行／
恩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時代楷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北京）





阿富汗及週邊國家



阿富汗簡圖

本頁地圖摘自錦鏢文化出版的《現代萬有百科》

恩楷探索家系列

親歷阿富汗前線

見證 21 世紀第一戰

陳俊鋒・戚恒／著



恩楷出版

右頁：世界地圖中的阿富汗

〔摘自美國國家地理學會出版的 *National Geographic Maps- The World Political*〕

恩楷探索家系列

親歷阿富汗前線

見證 21 世紀第一戰

作者／陳俊鋒・戚恒

企畫／時代楷模傳播公司・王子居

編輯／胡弘才・陸萍華

電腦製版／加斌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恩楷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北市業字第1445號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五段236巷45弄9-1號

電話／02-87882075 傳真／02-87883804

郵撥／帳號：19177509 戶名／恩楷(股)公司

店銷代理／成信文化公司 電話／02-22496108

出版日／2002年2月第一版

ISBN／957-30855-8-5

定價／新台幣280元〔平裝〕

序一：中國戰地記者眼中的阿富汗戰爭

2001年9月11日是一個令全世界震驚的日子。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美國民航客機，其中兩架撞毀了紐約世貿中心的雙子大樓，一架撞塌了五角大樓的一角，還有一架墜毀，當天白宮附近還發生了汽車炸彈爆炸事件，數千人在當天的連環襲擊中喪生。美國將9·11事件的元凶迅速鎖定在沙烏地阿拉伯富商賓·拉登身上，一宣布要對庇護拉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實施軍事打擊。一時間，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阿富汗這個飽受戰亂之苦的國家，甚至連中東問題也暫時被拋在一邊。

我們是美國遭到恐怖襲擊後最先踏上阿富汗這片戰亂和神秘的土地的中國大陸記者。我是文字記者陳俊鋒，我的好友兼合作者戚恒是攝影記者。我們隸屬於中國最大、也是世界一流的通訊社——新華社。我們兩個人用不同的方式，實地記錄了同一場戰爭中的一個片斷，一個持續了五天五夜遍布艱難險阻的片斷。

10月7日，美國在進行了一系列的外交和軍事準備後開始空襲阿富汗。我們兩人於10月15日清晨離開北京奔赴戰亂地區。我們帶上了發稿用的手提電腦、衛星電話和相機，也帶上了防身用的防毒面具、鋼盔和防彈衣。我們先是取道新疆、經過哈薩克斯坦的前首都阿拉木圖，隨後抵達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在杜尚別，我們找到了當時世界上惟一一個可以辦理合法簽證進入阿富汗的途徑。

從10月23日到27日，我們在阿富汗一共進行了五天五夜的突擊式採訪。在戰亂地區採訪，記者首先就要有一種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同時還要機智靈活地確保自己的安全。我們在阿富汗北方聯盟的陣地採訪時到達了距離塔利班陣地僅一公里的地方。當時我用肉眼仔細觀察了一公里外的塔利班陣地的情況，什

麼也看不清楚，只是模模糊糊看見塔利班的車輛，但是在天氣非常好的時候，車輛玻璃窗的反光非常強烈，在阿富汗秋日溫和的午後陽光中閃爍著刺眼的寒光。不過，雖然我看不清塔利班陣地的情況，但是塔利班狙擊手通過步槍瞄準器可以毫不費勁地看清我，並且有效地向我射擊。在這種情況下，攝影記者由於要拍片，他冒的風險最大，拍回來的許多珍貴圖片可說是拿生命換來的。

在阿富汗跟外國記者比，我們有差距，但也有優勢。我們吃苦耐勞，在北方聯盟的新聞中心，我們最晚收攤，一般都是到凌晨兩三點，那時候外國記者都睡了。我有好幾次，因為電腦進沙子，鍵盤不靈了，丟了稿子，不得不又工作到凌晨5點。我們帶到阿富汗的採訪設備是一流的，戚恆的相機是最新的數位相機。我們攜帶了兩部海事衛星電話，其中一部電話在傳輸速度上同在阿富汗外國同行的衛星電話比，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用這部電話向北京發稿，同在北京本地一樣快捷方便。還有是我們中國記者對人非常親善，看到別國記者的電腦正在充電的電池露在外面，我們就主動用布給它們罩上，至少可以防止一下阿富汗那無孔不入的粉塵。後來別國記者認為我們從中國來的記者非常文明，別國記者大都是自顧自的。

現在，許多讀者和同行都半開玩笑半當真地稱呼我們為「戰地記者」。我個人的理解是，戰地記者是記者這個職業在極端條件下的最高表現形式，是一種最光榮的稱號，但同時也是有條件的。當我在阿富汗前綫時我非常願意接受這個稱號，但在回到國內的和平環境中後，我祇是一名普通的記者，與周圍的同事沒有任何區別。在談到這個看法時，我的好朋友戚恆也深有同感。

戰地記者總是穿梭於炮火與硝烟中，用自己的汗水、淚水、鮮血去目擊、去融入戰爭及其釀成的苦果，甚至成為戰爭的犧牲品。這是他們的職業，他們的任務是向生活在和平環境中的人們描繪戰爭的進程，傳遞親歷戰火的殘酷與苦難的感受。正如俄羅斯戰地記者在寄語他們國內的讀者和觀眾時說的：你們在後方從媒體上看到的，正是我們所正在親身經歷的。

如果說有什麼差距的話，的確，跟西方大的通訊社記者相比，從經驗上、財力上、整體作戰方面，我們同他們的差距還很大。但是我們在阿富汗的報導比西方記者更客觀。西方記者更關注的是炸彈落在地上的轟鳴和騰起的火焰與烟塵，他們認為這很威武，尤其是美國的記者，因為他們的國家遭到了恐怖襲擊，所以他們要復仇。我們除了關注戰爭本身以外，還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戰火下老百姓的生活，我們採訪的宗旨是要傳遞出一種呼喚和平、反對戰爭的信息。

我一直有一個願望，就是想把我們奔赴阿富汗的過程以及在阿富汗的短暫經歷匯集成書，通過它向人們講述新聞之外的東西。如果我們成功了，而這本書現在正在您的手中，那麼當您翻開這本書的這一頁時，我從心底裏想要告訴您的第一件事是：這是一本兩名新華社記者合作而成的阿富汗戰地見聞錄。我們不是作家和導演，我們的文字與鏡頭也許太過直接而缺乏修飾，但這也正是我們新聞記者的風格，其中包含了我們的價值觀。這場戰爭是21世紀的第一場戰爭，而且肯定是一場漫長的戰爭。這場全球反恐怖的戰鬥已從阿富汗打響，但在何時何地結束，誰也說不清，可能根本就沒有人能說清楚。也許祇能這麼講：什麼時候恐怖主義被消滅，什麼時候才能鳴金收兵。

從9·11事件到現正好滿3個月，塔利班的政權已被推翻，一個由阿富汗各派代表參加的臨時管理機制也正在建立之中。最近，在阿富汗接連發生了一些記者遇難的事件。這是十分令人痛惜的。他們是戰爭的無辜受害者，去戰地採訪是他們的工作，他們在神聖的崗位上殉職了。我真的不希望世界上有戰爭，真的不希望有「戰地記者」這種稱號。但是祇要有戰爭，我們作記者的還是要去採訪的。記者的每一次戰地採訪都是這個「無冕王」頭銜上熠熠生輝的寶石，是我們全體記者的榮耀，是我們心中永遠的痛苦與快樂。

陳俊鋒 2001年12月11日於北京

序二：我們的目標是和平

我 接到前往阿富汗採訪的命令時，正在瀋陽，回味著五里河體育場迸發出的那屬於中國足球的、積蓄了 44 年的歡樂，心境一時間難以平靜下來，這裏發生的一切與炮火紛飛的阿富汗反差太大了。

飛機輾轉烏魯木齊、阿拉木圖後抵達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在那裏我們幸運地拿到了去阿富汗的簽證，10 月 22 日正式踏上了前往阿富汗的路途。經過一天汽車的顛簸和一夜的等待，我們終於在第二天中午，通過塔吉克南部的高戈爾口岸，這個在「9·11 事件」後，外界進入阿富汗的惟一開放的合法口岸，渡過噴赤河，踏上了阿富汗的土地。

初到阿富汗，那裡的平靜是我們始料不及的，沒有炮火、沒有忙碌的軍人、沒有局促不安的百姓。但隨處可見的是背槍的人、殘垣斷壁和正在荒漠化的大片耕地，昭示著這個國家動蕩的局勢。

阿富汗的近代史幾乎就是動蕩的戰爭史，反侵略戰爭和複雜的地形，使阿富汗人深諳游擊戰法，襲擾、伏擊、迂迴和轉移是他們的看家本領。內戰開始後，各方為保存實力，很少大規模地陣地攻堅，不費一槍一炮的攻城掠地是常見的。塔利班和北方聯盟大部分時間在對峙，靠炮擊和打冷槍向對方表示自己的軍事存在。

位於阿富汗北部的艾克漢胡姆要塞在公元 200 年前是一個戰略要地，而一千多年後的今天這裏又成為北方聯盟的前方陣地，一隊 100 人的北方聯盟部隊在一名 50 多歲的將軍統領下鎮守在這裏。沿著彎彎曲曲的戰壕，7 輛蘇式 T 系列坦克被埋在土坑裏，上面覆以沙袋保護，祇露出部分炮塔，炮管直指 1 公里外的塔利班前線陣地。據一名士兵介紹，雙方每天會炮擊對方的陣地，他警告我不要在陣地前站直身子，否則會遭塔利班狙擊手的暗算。他還開玩笑說，你背著這麼多相機和長鏡頭，塔利班會認為北方聯盟的士兵又新配備了什麼現代化武器呢。我彎腰來到一輛坦克

的炮塔後，悄悄打開頂蓋迅速地鑽了進去，正在給炮彈加裝引信的炮手對我這位不速之客很友好。他發現自己的「英姿」很快就會在我數位相機的後背上顯現出來，於是很賣力氣地往炮膛裏加裝起炮彈來，並示意我一定拍下這個鏡頭給他看。炮塔內部空間狹小，爲了使拍攝的畫面包容更多的信息，我只好緊貼彈架後一個個圓圓的炮彈後座，一陣陣涼氣從背後直透過來，可能這個時候心理感受更勝於實際的生理感覺。炮塔外傳來迫擊炮的聲音，將軍不知什麼時候來到炮塔旁，他打開頂蓋非常憤怒地要求我離開。這時，文字記者陳俊鋒也來到炮塔旁，在得知我還沒有拍到好畫面後，一邊囑咐我快拍，一邊死死纏住將軍閒聊，爲我爭取拍攝時間。總算完成了在炮塔的拍攝任務，跟著將軍的副手繞過一個土包，來到我們乘坐的吉普車旁，剛一坐定，車就啓動了。不久山背後傳來幾聲悶響，也不知道是炮彈飛出還是飛來。

連年的戰爭使阿富汗滿目瘡痍，百廢不興，國家建設幾乎停滯，被聯合國列爲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人民因戰爭顛沛流離，無家可歸的難民生活困苦不堪。考姆克斯拉克難民營是阿富汗北部最大的一個難民營，居住在2千頂帳篷裏的1萬多名難民主要來自阿南部。幾枝略爲粗壯的樹枝和氈布就支起一頂簡易帳篷，不到5平方米的小帳篷裏面窩居著五六口人。有青壯年成員的難民家庭索性在地上挖一個大坑，在坑上蓋片草席，有點像中國東北的「地窖子」。難民營衛生條件極差，蚊蠅滋生，瘧疾等惡性傳染病流行。加之缺醫少藥，許多病人病情加重，祇好卧以待斃。當我正準備走進一頂帳篷時，嚮導哈比比一把拉住我，說：Malaria！（瘧疾）。果然，一名約12歲的小女孩躺在帳篷的一角，奄奄一息。我執意進入帳篷並走近小女孩拍攝，小女孩睜開微合的雙眼，但好像已經失去了轉動眼珠的力氣，一直注視著正前方。我拿出幾塊從新疆轉機時買的大白兔奶糖和韓國記者送的牛肉乾放在她的手邊，她的食指微動了一下，眼睛依然注視著前方。從女孩家人那裏得知，這個名叫哈妮發的女孩已經患瘧疾一個月了。因沒有條件治療，病情加重，現在已經不能進食。她媽媽特別擔心她會慢

慢死去，因為病魔已經奪走了這位母親 2 歲的幼女。我站起身準備離去，結果一頭撞在帳篷的頂部，落下一大堆灰塵和污物。我趕緊幫忙揮去哈妮發枕邊的灰塵，趕去落在她頭部的蒼蠅和螞蟥，輕輕地握住哈妮發那粗糙的如同被暴曬過的輪胎般的手，如果皮膚之間是有交流的話，此時，我所感覺到的是這支手似乎從來沒有生命的跡象。我想我至少能向哈妮發傳達一個來自異域的陌生人對她的友好和關切，希望能夠給她那被病魔折磨的心一點安慰。回到駐地，搜索過所有拍攝哈妮發的照片，竟沒有找到一張能夠讓自己滿意的。也許那無助的眼神和毫無生機的手以及等待死亡來臨的無奈，只能用心靈來感受，而無法用瞬間來捕捉。

去往恩吉卡拉鎮的公路路況明顯好起來，這是阿富汗北部一條主要的運輸綫。快接近恩吉卡拉時，一輛廢棄的坦克橫卧路旁，嚮導告訴我們這是反蘇戰爭時，被擊毀的前蘇軍坦克。在前蘇軍侵阿期間，有 2000 多輛蘇軍裝甲車輛被擊毀，它們的殘骸至今仍散落在阿富汗的公路、鄉村和曠野，成為阿富汗人民那段苦難經歷的印證。囑咐司機在坦克旁停車，正準備拍片，一群年輕人帶著唢呐飛奔而來。徑直且迅速地爬上廢棄的坦克，動作熟練的程度好像是一組訓練有素的坦克戰鬥小組，其中一位更搖搖晃晃地走上坦克炮管的頂端。另一個青年看我對寫在炮塔上的「我們的目標是自由」的那行漂亮的阿富汗文感興趣時，指著這行文字說：「這是以前的目標，現在，我們的目標是和平。」

和平是阿富汗人的目標，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目標，人們希望和平安寧的生活，希望擁有美好的家園。但是總有人不停地揮舞戰爭的魔杖，攪動苦難的陰雲撲向善良的人們。我們這些奔波在戰地的人，記錄戰爭和災難，描述痛苦與悲傷，正是希望透過我們的鏡頭讓這個世界顯得更清晰，讓生活在和平生活中的人們透過我們去了解災難、品嘗苦澀，從而倍加熱愛生活、珍視生命。

我們祈望世界和平安寧，我們祝願人們幸福快樂。

我們的目標是和平。

戚恆 2001 年 12 月於北京